

已經九點鐘，上床的時間到了。

大家聊了一會兒後，便專心的替馬區媽媽縫床單。等到工作做完，

父親。

騰的晚飯，更不可能有暖烘烘的床。想到這兒，四姊妹深深覺得對不起

在想，今後再也不抱怨或發牢騷了。

孩子們都默默的哭了起來。喬也掉下大顆大顆的淚珠。大家心中都

兒們不可忘身為「小婦人」的責任和驕傲。

是他的信上卻寫著軍營生活、行軍情形以及許多新聞，一點也沒有傷感

沮喪的樣子。最後父親對女兒們表露了愛護和體貼。他特別提出，要女





他一定很想跟大家一起玩吧！喬心裡這樣想。甚至猶豫要不要主動邀請他。

不知不覺的，她的腳便朝著大廈走去。到了大廈的院子裡，她看到了豪華的內景，也看到了窗口的人影。她想，不如扔一團雪過去，好引起他的注意。她想到就做，隨手揉了一團雪，朝羅萊扔去。

羅萊嚇了一跳，一看是喬，馬上就笑了。

喬也對他微微一笑。

「怎麼不下來玩呢？生病了嗎？」

「嗯，有一點。是重感冒，不過已經快好了。」

「真糟糕。生病了，你能做什麼嗎？」

「什麼也沒做。」

「也不看書嗎？」

「不常看。」

「有人陪著你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沒有溫順的女孩陪你嗎？」

「我沒有女朋友。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沒有溫順的女孩陪你嗎？」

「我沒有女朋友。」



喬覺得不對勁，連忙摘下帽子先去看衣櫃。因為上回吵架後，愛米把她的衣櫃抽屜翻亂了來洩忿呢！還好，這次愛米沒有那樣做。

可是，第二天，喬卻發現了一件大事。

傍晚時，美格、佩斯和愛米正在聊天時，喬突然怒氣沖沖的衝了進來，大喊：「誰拿走我寫的小說了？」

「沒有呀。」美格和佩斯詫異的說。

只有愛米一聲不響的撥弄著爐火。

喬看了愛米一眼，說：「愛米，是你幹的吧！」她的聲音很嚇人。

「誰愛拿你的東西！」愛米仍是連頭也不抬的撥弄著爐火。

「你一定知道在哪裡！」喬追問著。

「告訴你呀，不——知——道。」愛米很堅定的說。

「騙人！騙人！」

喬用力搖晃著愛米的肩膀大叫著。

「你去搜好了。」

「你快說在哪裡。」

說不說？你不說，我會讓你說的。」喬簡直快氣瘋了。

「氣死好了！那種低級的小說再也找不到了。」愛米非常生氣的



好！那傢伙的確要賴，我看見了。他以後一定不敢了。」

「真氣人！不過喬你還真能忍耐啊！」美格也跑過來說。

「別說了。我恨不得賞他一個耳光。」喬咬牙切齒的說。

「諸位，午餐時間到了。」這時，布魯克看著手錶走了過來。

「營長，你去生火、打水吧！」

「是！」

「美格小姐和莎麗小姐跟我來鋪桌子。誰會煮咖啡呢？」

「喬會。」美格推舉自己的妹妹。

喬高興的準備咖啡壺。她想，最近剛學的烹飪總算有用武

之地了。

另外，幾個年紀小一點的就到附近去取水、撿柴。



金額。信裡寫著幾句馬區姑媽常說的話，她說馬區先生入伍參戰，是件愚笨的事，叫馬區先生今後一定要聽她的忠告。馬區夫人燒了信，並把錢收進皮包裡。她緊抿著雙脣準備行李，心想，假如喬在身邊，她一定會了解自己此刻的心情。

到了黃昏，喬臉上帶著滿足又羞澀的奇妙表情回到家裡。塞了一把鈔票到母親手中說：「這些錢您拿去用吧！」

「呀，二十五塊錢！你從哪兒得來的？」大家不明所以的望著喬。

「請大家不要亂猜。這是我的錢，不是借的，也不是偷的，是我賺來的。是我賣了自己的東西得到的錢。」

說著，她摘下帽子。大家驚叫起來，原來她一直引以為傲的一頭秀髮剪短了。

「呀，你的頭髮？你那頭美麗的頭髮呢？」

「喬姊姊，你怎麼能

忍心……」

「喬姊姊，你何必這麼做呢？」

「看起來不像我的喬小姐。不過，我更喜歡喬了。」大家一陣惋惜後，羅萊卻唱著反調。於是，這一場嘆氣聲才算停止。



真的，這屋裡充滿無比安寧與和平的氣氛。父親和母親安詳的坐在那兒，可能正在回味二十幾年前的羅曼史吧！

愛米在離那一對情人稍遠的地方畫著畫。

佩斯躺在沙發上跟羅稜斯先生愉快的談著話。老先生緊緊的握著佩斯的小手，彷彿要引領她走上大道似的。

喬舒適的坐在常坐的椅子上，欣賞著四周。羅萊和藹的靠著喬的椅子微笑著。

